



## 李崇建

出生：民國五十六年生

學歷：大學

現職：全人教育實驗學校

曾發表之作品：八十五、八十九年教育部文藝創作獎小說獎、八十七年臺灣省兒童文學獎、八十七年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八十九年洪醒夫小說獎

# 短篇小說 第 3 名 潮 濕

## 創作理念

創作是一種飛翔，而好的作品則是一個美夢了，於是我便在這樣的夢境中不斷練習飛翔，日復一日，一次又一次。



# 【短篇小說】

## 潮濕

雨季來臨的時候終日潮濕陰沈，厚重的雲層積壓宣洩不完的水氣，籠罩著世界，某種黏膩的壓抑感洩滿了人們。住在公寓裡的少年阿康經常頭髮濕漉漉的出現在久晾不乾的汗衫和內褲中間注視巷弄。他年輕的臉龐顯出泡水後的浮腫，散漫的目光偶爾閃爍一絲稍縱即逝的熱切。

那是一種深埋在雨季裡面，既渺小又輕忽且容易被遺忘的畫面。

阿康經常趴在陽台張望，雨天時他看著水滴從雨簷順著鐵欄杆攀進陽台，最後滲入牆壁的裂縫中，家裡面處處透著一股霉味兒。有時候阿康的媽媽素玉一進門就發牢騷，說這雨再下房子都要發霉啦，牆壁滲水好幾年了吧，放晴以後得找個人補一補。阿康和爸爸正雄都不願意搭素玉的腔，很接受這房子的潮濕和牢騷。一會兒正雄說拿條抹布擦一擦吧！阿康嗯了一聲便沒有動靜，素玉則發起怒來自己拿了條抹布堵住裂縫說，兩個男人在家裡面一點屁用也沒有。素玉的話鋒挫傷了失業的正雄。正雄難堪的沈默一會兒，突然放下手中的報紙，對著一旁看電視的阿康說，跌斷了腿就用不著唸書了嗎？幫家裡處理一些事情做不到嗎？要不是我拼命賺錢你連這個破房子也沒得住，說完甩上門出去了。

家裡面的氣氛總是微妙而多變，一家三口的屋子裡埋伏著尋釁的火線，有時卻又如一灘死水平靜。做為兒子的阿康處在詭譎的氣氛裡面學會沈默以對，他將父母的言語全數吞進肚裡，就像生病的人不得不吞下藥片似的，阿康至多僅能厭煩的瞟父母一眼，然後目光久久地滯留在牆上的全家福照片，他夾在父母僵硬的微笑中間，永恆地掛在牆壁中央嘲笑自己。奇怪的是阿康

在很多年後仍然記得自己童年的樣子，那個每逢颶風下雨便在陽台從1數到100等待爸爸回來的傻小子，如今阿康趴在陽台聽到的不是數數的聲音，而是聽到地板下傳來小男孩打破碗盤的聲音，小男孩的媽媽說，每次都是你，都是你不好！你說是不是你？咄咄逼人的聲道在雨滴裡面嘍嘍飛舞，鑽進阿康身體裡面，他可以想見小男孩點頭時濡濕的雙眼。十幾分鐘後阿康聽到小男孩語帶興奮的問，雨水是不是也算一種礦泉水呀？那充滿創意與友善的探問顯然讓男孩的媽媽楞了一下，霍地響起尖厲的咒罵聲，就不能安安分分的吃一頓飯嗎？你這個討債鬼，不要再說一些不著邊際的事好不好。小男孩囁囁的說對不起。阿康探頭下望，雨水沿著壁緣往樓下滲過去，他感到疲憊已隨著冰涼的雨水深入骨髓。

阿康被整個雨季的潮濕弄得沒精打彩，使他產生一種苦悶的感覺，產生一種離開這個家到遠方去的模糊渴望，但是這個渴望如紙上談兵，因為一個月前他和同學騎機車時摔斷了左腿。阿康看著小腿上的石膏，上面簽滿了同學龍飛鳳舞的筆跡，炫耀著同學們自由的身形，阿康只剩一根拐杖陪伴他。他的死黨們曾經嘻皮笑臉的嘲笑他，你接下來的日子難捱囉，簡直像坐牢。

客廳被幽微的光線映照著，厚重的家具與沙發環繞四壁排列，沙發對面的牆上是全家福的發黃照片，照片下面的牆壁有一大塊陰濕的痕跡。鏡樹上鬧鐘滴滴答答地在響著，宣告屋子裡的光陰也將這樣滴滴答答流失，一隻蟑螂從櫥櫃底下竄出來，停在門檻旁邊梳理觸角，突然響起拖鞋擊地的一聲脆響，然後便是阿康的怨艾，越來越不準了，這麼近的距離也打不到。那是阿康拿右腳上的拖鞋當飛靶打蟑螂，一隻蟑螂，卻拿牠無可奈何，阿康近乎自虐的拿拐杖朝傷腿敲擊，帶來無以言傳的疼痛，幹他媽的，阿康呻吟著低下頭，雙手用一個可笑的姿勢抱住傷腿，成一個去字形，他忽然真正感受到受傷的滋味。阿康想同學說的話一點也不錯，這麼待在家裡的確是坐牢。

這樣沈悶的生活日復一日，幽暗的空間和潮濕的空氣加深了沈悶的感覺，在阿康斷腿後一個月的這一天已經來到他 16 歲生日。他記得一個月前他和死黨們計畫瘋狂的慶祝這一天，他們存了錢要去 KTV 找幾個妞兒一起唱歌，死黨說也許就在這一天他將要告別處男的身份，這句話被阿康牢記在心裡，但此刻它離他很遙遠，阿康聽見他的心在大聲嗚咽，還有窗外雨滴淒涼的聲音，他苦悶的眼睛升起陰鬱的火，火裡面燃燒著女人跨下特有的器官，還有鮮紅的嘴唇和異於男人的碩大乳峰，阿康現在看見自己身體深處正鼓噪著，他下意識地掏出褲間從未接觸過異性的陽具搓揉，雙眼迷離的望向爸媽上了鎖的房門。他的耳朵傳來素玉尖銳的聲音說，你不做壞事就活不下去嗎？

阿康記得那日他在爸媽房間的電視發現了鎖碼頻道，電視裡面的男女光著屁股做他這幾年來朝思暮想的那件事，他艱難地將裹著石膏的腿放在一個妥當的位置，掏出跨下漲大的器官揉動。也許是他進入忘我的境界，也許是電視機的聲音開得太大，以致於素玉回家的開門聲他都沒有察覺。素玉站在自己房門前用一種絕望而痛苦的目光注視著兒子，身子貧血般不支地往牆邊靠了一步，手裡拈著要給兒子熬湯的補品霍地掉落地上。阿康這時候如夢初醒，卻止不住自己體內正要噴發出來的白色岩漿，素玉就是這個時候罵阿康，你不做壞事就活不下去嗎？無照飆車摔斷了腿，現在又做見不得人的下流事。阿康始終鐵青著臉一語不發，他看見素玉的臉在燈光下顯得蒼白如紙，額角上一根青色的血管像蚯蚓似的凸出，這個瞬間阿康相信他的母親深深以他為恥，做兒子的在母親房裡自慰，就這麼一目了然，沒有留下躲避的餘地，事已至此阿康更懶得去忤逆素玉的憤怒了。

阿康一連幾日埋在咒罵聲裡，正雄甚至有意誇張了那種難以啓齒的語調和表情，怎麼會生下你這個下流的種，正雄咳嗽了一聲話裡帶刺說，什麼都不懂，那種事卻先懂了。父母都不在家時阿康發覺那些咒罵的字眼並未消弭，



它們和女人的器官交錯著爬滿了他的身體，甚至還可以聽到它們正在他體內啃蝕什麼的聲音。此刻阿康坐在沙發上孤單的慶祝他的16歲生日，他聽見自己的手和跨下碰撞的聲音在潮濕的房裡悠悠迴盪，散發的情緒介於興奮和厭惡之間，去他的，他低聲吼著，白色的液體射程遙遠差點兒跨過陽台。阿康彎下腰艱難地移動步伐，懷著一種憎惡的心理想到一些令人噁心的東西，譬如蛆和豬大腸，它們現在就像軟趴趴的生殖器和精液羅列在阿康的眼前。都是這灘液體作祟，阿康喉嚨裡漏出沮喪的氣息。

阿康推開陽台的紗門，再次站在陽台看外面的世界，水淋淋的路面被轉進巷弄的車輪切割出輪痕，又在雨水中緩緩縫合，彷彿含蓄的將快要揭開的秘密隱藏起來。阿康數著過往的車輪，轉過臉來正好看見對面公寓一個經常照面的中年婦女抱著一條狗出門，她的動作和表情都是陰鬱的，阿康不知道那個女人為什麼一年四季都這樣陰鬱。阿康目睹女人瘦削乾癟的身形在轉角消失，心中興起一種空洞的憂傷，他憎恨無以名狀的煩悶，如同憎恨絮叨不停的雨。今天是他的16歲生日卻無人提起，他忽然察覺自己極度渴望家人或同學們記起他的生日，他成了這個世界上最孤獨的男孩。

路口轉進一個撐傘的女人，阿康先是看見一雙穿了黑色高跟鞋的美麗的腿，然後就看見路上低窪處的積水濺起來，落在她好看的高跟鞋上，阿康眼神迷離地跟著水滴擺盪在她的雙腿和裙擺，她走起路來搖搖擺擺。這使阿康感到女人身上某種微妙而迷人的力量。這時候他看見女人的傘面移開，女人帶有一點雀斑的臉龐也從傘下抬起來，露出一對細小的眼睛，她的眼睛充滿著難以言喻的奇妙物質令阿康著迷，女人在抬頭的剎那察覺阿康的眼神裡有一絲異彩浮雲般地掠過，她捉住它說，4F之一對吧！女人拍拍裙上的水滴，朝阿康擠擠眼睛，阿康驟然意識到某部分秘不可示的念頭正如雨後春筍滋長，那個女人身上散發出某種情慾的腥羶味，正是這種氣味令阿康感到深深著迷。

妳要找誰？阿康滿腹疑問，女人朝後退了一步，一手撩撥染成金色的頭髮匆匆地審視他，你還裝優，我當然是找你啊！女人從嘴角拋出一個含意曖昧的笑容說，這麼害羞，不會還在室吧？阿康琢磨著女人的這句話，難以判斷女人說這話的含意是調戲還是誤會。菜鳥，還不快開門？女人咯咯咯笑起來，沒聽過時間就是金錢呀。

一陣風吹過來，把阿康的一顆心吹得如同漂鳥，阿康這時感到下體有一種堅硬的熱力，像燒紅的石頭慢慢敲彎他的軀體，阿康開始往門邊移動，他深吸一口氣，撐著拐子挪動幾步又回頭朝樓下看，那街道上除了飄滿松針般的細雨空無一人，女人的身影已經消失不見了。小姐！阿康的聲音微微發抖如狂風打散的雨珠，憂心忡忡地凝視樓下，阿康這時的心情很複雜，有點惶恐，有點緊張，他不明白女人為什麼像狐仙憑空消失了。他心裡想也許是什麼人開了樓下的門讓她進來，阿康三隻腳在客廳跳了五下已經打開家裡掉漆的鐵門，從黝黑的門縫裡塞進一股陰霾的氣味，仿著門縫阿康聽見自己的喘息聲被吸入黑暗的甬道，沈重而凝滯。

午後兩點公寓一片寂靜，樓梯在潮濕的氣息裡睡著了，沒有腳步聲，偶爾傳來某個樓層乾脆的關門聲，阿康才意識到自己在等待一個奇異的陌生女人。他像一座屏風立在門前，心中充滿了說不清的失落和憤怒，他知道沒有理由為一個錯誤的邂逅嘔氣，但是當他視線裡充滿空虛和陰霾時，他真的感受到一種深沈的絕望。幹他媽的，阿康惡聲地對準樓梯大罵，動作粗暴的用上門。他想見鬼了，哪裡來的神經病大白天跑出來耍白痴。再想想該不會是他那群死黨故意擺下的圈套，用一種愚不可及的方式來幫他過生日，於是他又來回在陽台和大門之間跳躍著，這回阿康真正覺得自己愚不可及了。阿康跳躍著突然又笑，笑完了又煩躁。他站在鏡子前面審視自己的面容，鏡子裡裹著石膏拿著拐杖的人使他覺得陌生而滑稽，他歪著頭欣賞了一會兒，什麼



狗屁德行，簡直帥得不像話，阿康自言自語的批評鏡子裡的人，彷彿那人不是自己。阿康仍然想著雨中的女人重新出現，他半睜著眼睛靠近鏡子，對準鏡中人的嘴唇舔過去，在冰涼的鏡面呵出一團白色的霧氣。

他模模糊糊地記起來同學們談論妓女應召的細節，談話的記憶正好讓阿康核對剛剛那個女人身份，包括打扮、走路和說話各方面，種種懷疑揣測像一片知秋落葉在他心裡飄來蕩去，這個奇怪的女人到底是怎麼回事？當他這樣想時，他注意到褲襠裡面的生殖器正對著他拈花微笑，女人身體的器官重又回到他腦海來了，像一股蒸汽蒸騰，並且逐漸膨脹。他的心裡浮起某個念頭，那個念頭起初很模糊，但是當他對著鏡子再度掏出生殖器的時候，這個念頭漸漸清晰起來，他對著鏡子做了一個猥褻的動作，使得那個念頭越來越沈重，壓得阿康喘不過氣來。他要一個真實的女人，就這麼簡單。那是他想慶祝16歲生日的方式，他想要豁出去了，縱使是拖著一條打著石膏的腿，他今日也絕不想再開門造車。

阿康艱難地褪下長褲，看見自己的生殖器倔強地挺立著，眼睛在潮濕的房間裡閃爍灼熱的光亮。他在房間裡來回踱了一圈，最後從櫃子裡拿出一瓶17年威士忌，他的意志也在這一瞬間隨著威士忌進入身體。酒精、慾望和苦悶交織在一起齧咬著阿康的身體，驅使阿康拾起了正雄找工作的報紙，在小啓欄找到混跡於各式廣告的應召電話。「柔情似水，與你一起探索兩股之間的潮濕。」阿康目光熱切的埋在報紙的鉛字堆裡，準確無誤的說出家裡的住址和電話。當阿康等待對方打電話到家中確認的時候，他清楚的聽見自己嚥口水的聲音夾在世故的語調中間，他顫抖著持聽筒的手透露了未經世故的困窘。

阿康一口飲盡一杯50毫升的威士忌，壯大他16歲的膽識，他幻想兩股之間的潮濕，幻想應召女郎的臉，竟然出現他母親素玉冰冷的臉孔，他強烈地搖晃著腦袋竭力把素玉的面貌抹去卻徒勞無功。阿康感到一種具體的孤單與

恐懼，他不耐煩地敲打潮濕的牆壁，那幅泛黃的全家福照片就是這個時候摔成了碎片，但他已無力去收拾殘局，照片裡有他童年的微笑，他認為那也許是他和家人相處唯一有笑容時刻。阿康覺得他16年來的歲月像照片一樣漸漸泛黃，摔成碎片。他想起素玉失望的眼神，痛苦如刀割。

是誰說借酒澆愁、藉酒壯膽這樣的話？在酒醉之際阿康被一種可怕的意象折磨，焦慮和幻想促使他不停的在客廳來回跳躍，他的腦袋滴滴答答擠進了整個潮濕的雨季，但是阿康對這樣的世界無可奈何。

門在那一瞬間開了，光線一下子亮起來又逐漸轉至虛無，最後是一片幽暗，素玉從幽暗中進來，在他臉上狠狠捏了一把說，好好上學去，要不然像你爸爸這樣窮酸的男人出社會將寸步難行。阿康想爸爸不知哪兒去了？他開始數數兒，1、2、3……、98、99、100。爸爸還是沒回來，阿康立在黑暗中悲傷地哭泣，眼淚像雨季紛紛落下。素玉怨恨地搖頭說，男孩子不許哭，真沒用。阿康看見素玉臉孔上的怨恨凝結成一個漩渦，被雨水一點一滴擴張開來，慢慢地從素玉臉上壓迫到阿康身上。阿康尋了一個空隙，下樓逃出去，他聽見素玉在後面大喊，給我回來，回來聽我說。阿康頭也不回地跑到了街道上，雨水潑打著這個世界，他們家的小樓房在嘩啦啦的雨聲中像一座孤立無援的小島，阿康看見家裡的窗玻璃上映出一個濕漉漉的模糊的臉，彷彿是自己，又像是樓下的小男孩的一張無辜的臉。阿康不停向前跑，沿著街道一路尋找些什麼，事實上他也不知道自己要尋找什麼？城市在雨水裡冷冷清清，只有遠處還能看見建造大樓的怪手不停運動著，還有霓虹燈下有一些身份不明的人徘徊，他似乎看見正雄的身影夾雜在女人堆裡，像夢遊一樣，阿康走近一看，最後終於失望了。他只好站在街道上，看人家蓋房子，這個城市裡的房子在雨季裡一棟一棟地蓋起來，阿康這樣看了很久。然後有一個人在馬路轉角邊的理容院走出來，慢慢走近阿康，阿康看著那人，那人也看著阿康，阿康

突然發覺那人正是爸爸，阿康喊爸爸。那人將阿康擁入懷中，不停親吻，最後褪下阿康的褲子，掏出阿康的生殖器官，阿康死命反抗著，那人抬起頭來仰視阿康，阿康這時驚覺那人竟變成自己的母親素玉。

青春期的阿康經常重複這個荒誕的夢，阿康經常就這樣嚇醒了，與此同時他聞到一股腥味縈繞在身上，他知道那是從他的內褲上散發出來的。阿康在腥味中厭惡地回想這個夢，這個夢折磨著阿康，他怨恨自己為什麼老夢見這種無聊骯髒的事情，況且那是不可能發生的事。俗語說日有所思夜有所夢，但他相信這個夢只是他的擔心和慾望的糾結，不具多少意義。

最後一次做這個夢的時候，阿康聽到自己焦慮而巨大的喘息夾雜在嬰兒的哭嚎聲音中，整個人像沈淪的舟隻在漩渦裡暈眩，伴隨著疼痛的感覺。

阿康覺得困倦極了，腦袋擱淺在軟趴趴的枕頭裡，空氣中充滿熟悉的消毒藥水氣味，他半睜著眼睛，看見他母親素玉坐在椅子上和鄰床一個產婦說話。阿康皺起眉頭想時光倒流了嗎？這是怎麼一回事。我怎麼又回到醫院？這是阿康醒來後說的第一句話。素玉轉過頭驚惶地看著阿康，那張疲憊的臉充滿愛憐和心酸之情。你到底是怎麼搞得弄成這樣子？都這麼大的人了，還那麼不懂事，心痛的感覺使素玉的眼眶紅了一圈，她幾乎整個臉移到阿康視線上方等待答案。阿康覺得他的頭顱像石塊那樣沈重，精神懶散而疲憊，他閉上眼睛說媽我想睡覺。素玉說你不能先說清楚再閉上眼睛嗎？阿康沒有回應，但是他聽見一聲很輕的喟嘆，像一隻蝴蝶慢慢棲息在他的腦門上。

阿康的記憶或許還停留在潮濕的家裡，但是身體被一種虛弱的感覺攫住，所有的情慾和現實都離他很遙遠，阿康迷惘著目前的處境，自己是怎麼一回事？他覺得什麼沈重的東西在他胸口浮沈，一種飄洋過海的暈船感覺讓他想嘔吐。在那漫長的一瞬間，他艱難地翻動上身，嘴裡嘔出一口腐爛的穢氣。

素玉探出右手輕拍阿康像蝦米弓起的背脊，她眉頭緊鎖著細碎的痛楚，

無比的焦慮自深邃的眼窩裡流瀉而出。阿康聽見身體傳來母親拍擊的聲音，那種聲音促使阿康接收了母親的焦慮，他魯莽的推開母親的手把頭蒙在被子裡，只剩下素玉凝固的表情不知所措的立在床邊，那是一幕充滿憂鬱情調的場面，素玉的神情比一具木乃伊更接近枯槁。親眼目睹這一幕的產婦這時坐在床榻上重重嘆了一口氣，她說，沒見過這麼不懂事的孩子，一點都不體諒母親的苦心。阿康知道產婦是故意罵給他聽的，他裹緊了被子，但那聒噪聲仍然鑽進被縫，像一根粗魯的耳杓子搗痛他的耳膜。

產婦越說越是氣咻咻的抱不平，突然發現剛剛那個蒙在棉被裡的男孩霍地直起身，目光充滿爆怒的挑釁，逼視著產婦。產婦卻不看阿康，她的聲音突然低下去了，若無其事的拿起一顆蘋果，用手指把蘋果的潰爛部分摳掉，一邊咬著蘋果一邊喃喃地說，生孩子養孩子真是辛苦，也不知道是爲了什麼？現在變成素玉目睹這尷尬的一幕了，空氣凝滯成一股鈍器敲擊著素玉臉上扭曲的肌肉，她語調出奇寒冷地說，養你十幾年，跟著受了十幾年的罪，上個月在外頭摔斷一條腿，這個月在家裡喝酒摔成腦震盪，我倒了八輩子的楣才會生出你這樣的孩子。

素玉的語氣中帶有明顯的絕望，她不知道兒子腦袋裡裝著什麼樣的世界，不知道兒子爲了什麼原因又喝酒又摔跤。阿康也絕對不會透露任何導致摔倒的相關細節，原因之一是他也不確切清楚那天發生了什麼事。素玉提到他喝酒摔成腦震盪的時候，阿康覺得腦袋立刻疼痛起來，他想起喝酒壯膽的始末，他的16歲生日就這樣無聲無息的溜走，他還記起一樁未完成的交易，一種比作賊心虛更痛苦更複雜的感覺像烏雲浮上心頭。

阿康現在聽見整個世界在下雨了，滴滴答答的雨聲中，阿康感到自己的目光停留在剛進門的一位白衣護士身上，她的所有細小動作都給阿康留下了儀態萬千的印象。護士轉身面向他的時候，他看見一張小眼睛的雀斑臉，阿



康細細咀嚼這個臉孔，那臉孔透露著無以鑑別的熟悉感。護士婀娜著姿態走過每一個病床，她容光煥發的神色變化了醫院沈滯的空氣，眼睛有一種懷疑的光毫無顧忌的射向阿康，改變了空氣的密度。她抽取阿康床前的病例卡，這一覺睡得很飽吧，是不是還暈沈沈的呢？阿康坐在床上搖搖頭一時不知說什麼好。護士拿藥遞給阿康時突然笑了一聲說，你做了什麼事，搞成這樣？腦震盪、肺積水、酒精過敏還斷了一條腿，症狀可真不少呀。阿康避開她的目光，彷彿某種秘密被洞悉似的顯得坐立難安。護士臨走前丟下了一句饒富深意的話，「這回我該沒走錯地方吧！」阿康聽見自己的心怦然狂跳，他相信只有他們倆互相知道走錯地方的含意。

素玉在這時突然開口了，護士小姐。阿康心虛的認為母親正用一種古怪的目光審視著護士。素玉咳嗽了一聲說，我兒子的情況怎麼樣？阿康覺得護士也用同樣的目光看著素玉說，應該沒問題！大夫說醒來後觀察一兩天就可以出院了。阿康注視著兩人的談話，但是她們沒有再說什麼。

中午時候，阿康又迷迷糊糊地睡了一會兒，這期間他連續做了好幾個惡夢。直到吃午飯的時間到了，嘈雜的聲音把他驚醒。阿康身體非常疲乏，骨架好像被拆散了。他扭著臉，側看著窗外，發現醫院對面正在拆房子，機器敲打房子的單調聲音，像是某種暗碼，在雨季裡浸透了莫名的憂傷，從而阿康想起了他的夢境。為什麼有人在城市裡蓋了房子又拆房子？而且是冒著雨拆卸？阿康不知道。

素玉拿了一個飯盒遞到阿康面前，阿康神情恍惚的凝視著飯盒，接過來吃了一口便擱在床邊，說沒胃口。他的爸爸不知什麼時候來了坐在一旁，放下手中的報紙說，幾千塊就這樣被你摔掉了，我剛找到建築零工，做死做活也養不起你這個敗家子。

阿康僵著臉不發一語，只是茫然地盯著父親，回味父親說的話，突然某

種荒謬的疑問從他意識底層浮了上來，恰巧連結了他循環往復的夢境。他的目光從父親的臉部下伸，越過那個粗壯的身體，最後落在跨下的拉鍊處。你在看什麼？正雄厲聲喝問。阿康微微移開臉頰，但目光仍然固執地盯住父親的跨下。他聞到了腥膻的氣息，那氣息令他暈眩。正雄直起身子抓住阿康下巴，你在看哪裡？你他媽的在看哪裡？你這個下流胚子。阿康看見父親注視他的目光充滿憎惡與鄙視，他相信自己的目光也是如此，他覺得自己必須這麼幹，他從中偵選了一些莫名的失落。

你在幹什麼？素玉站起來抓住正雄的一隻大手。要死啦！兒子的命都快沒了，你還折磨他。

你生的兒子你自己教。正雄抓起身旁的一把傘跑出了醫院。外面的雨水打在窗玻璃上，中午顯得既潮濕且寂寞，鄰床的產婦一家人正逗弄著新生的娃兒，嬰兒呱呱啼哭著。阿康看著正雄在嬰兒啼哭聲中奪門而出，他突然被一種絕望的思緒覆住，覺得這一切都像做一個荒謬而離奇古怪的夢。

素玉跪在地板上收拾打翻了的飯盒，她咬著嘴唇不讓自己哭出聲來。目睹了父子衝突的場面後，素玉的情緒低落到極點，但是一股母親的本能與責任讓她開始鎮定下來。她深吸一口氣，比吃藥還固定的叨唸再度在阿康耳畔響起。這個家到底是怎麼啦？日子這樣過下去還有什麼意義？

阿康沈浸在素玉怨嘆的情緒裡，他聽見窗外的雨聲越來越響，整個世界好像快被這場雨給包圍了，漸漸將他淹沒。與此同時他還聽見窗戶縫隙裡竄進了建築工地的噪音，阿康想那種類似細沙崩坍的聲音很可能是他父親工作發出來的聲音。這時候阿康在心裡面開始數數了，1、2、3、4……，這些數字像雨水一滴一滴滴進心坎，幽幽不絕地讓他漂浮在潮濕的氛圍中……。

那是一種深埋在雨季裡面，既渺小又輕忽且容易被遺忘的畫面。